

楓山章先生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楓山章先生集

(一)

章 懋 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祐弱冠時已盛聞之。後官南都。適先生爲國子祭酒。間嘗往請益焉。觀其儀容。聽其言論。誠爲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先也。弟禕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率諸生。祁寒暑雨。必具冠服。終日端坐。以待六館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語。舉輒成誦。一字弗遺。聞者罔不欽服。而率教焉。間考先生筮仕之初。卽以直諫謫官。後乃持憲閩中。風節政事。迥出人表。年方強仕。卽甘退藏。脩德緝學。日益加密。蓋在林下幾三十年。再起爲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休。始獲如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朝廷公道。亦累加獎擢。然先生高致。竟弗肯起。嗚呼賢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樸菴中丞。乃以從弟井菴所輯先生遺稿。屬祐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萬一。而以姓名獲綴先生下風。其自爲幸。豈不多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非求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衍。迄今未乏。而能真繼程朱之學。可爲人之師範者。殊不多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嘆哉。先生質性自然。不煩矯厲。操修篤實。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者。年旣逾耄。造詣

精到讀其遺稿。概可見焉。揆之鄉郡四賢。伯仲壘篴。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者也。其視近時敢爲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嘉靖三年春三月辛未鄱陽余祐序

引

己丑夏六月、吾郡守夏山張公、手一編授憲曰、此先師楓山章先生遺稿、乃從弟井菴公所輯者、欲梓以傳、子爲我校之、憲敬受而披閱、往復考訂、稍加釐正、掇廷對策於卷首、詮定書意之重複者數通、餘悉仍其舊、凡九卷、始廷對策、奏疏、次書簡、次雜著、說、銘、傳、次誌銘、祭文、次表狀、次序文、次碑記、而詩、詞、賦、贊、終焉、刻始工於是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庚寅正月、竊窺先生之道德學術、一本濂、洛、關、閩之正、故形而爲言、精純暢達、如布帛菽粟、真義理之文也、非文章家之文也、少宰余先生序已詳、憲晚學小生、豈敢復贅、姑紀校刻歲月、俾將來有考云、

嘉靖九年春正月望日毘陵後學毛憲拜書

目錄

卷之一

制策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僉事乞休疏

再辭祭酒疏

乞修舉學政疏

乞放歸田疏

力求去位疏

乞照例休致疏

陳言治道要務疏

乞恩致仕疏

懇乞休致疏

乞省親疏

辭免祭酒疏

到任謝恩疏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舉本監弊政疏

清理監生疏

乞放歸田疏

修理廟學疏

乞恩養病疏

辭太常卿疏

辭陞侍郎疏

謝侍郎致仕恩疏

謝存問恩疏

辭陞尙書疏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復羅一峯

復鄭克修

復賀克恭

與陸克深

與李廷章

與林亨大三

復黃仲昭四

與韓侍郎二

與楊方伯

與鄧御史

與鮮御史

與陶都憲

與邵國賢二

與吳伯通

與陳提學

與韓僉事

與周方伯二

與徐方伯

與吳亞叅

與張都運

與趙知府

與林居魯

與劉知府四

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三

上洛陽劉閣老

與李西涯閣老二

與楊邃菴閣老

復費鵝湖閣老二

與張東白學士

上馬太宰

與黃文選

與謝方石四

復羅整菴

復王用檢

與喬尙書

與吾景端

與沈仲律

與劉述獻缺

與戚時舉缺

與陳直夫缺

復盧御史

與董文玉二

與許補之

與尤銓曹

與李一清二

與張用載二

復徐子仁

與董道卿

與姜實夫

與黃夢弼

與陸汝亨二

與弟天恩天澤

與姪以道四

與族姪處仁

卷之四

雜著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禮記論

策問三

讀西漢書

讀西漢書

讀東漢書

讀蜀漢書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讀歐集

讀蘇集

讀荆公集

題陶淵明集

題陸宣公奏議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跋王中書手劄後

題翰林院箴

說

自述字說

金仁甫字說

陸良甫字說

銘

書室銘

平荆襄銘

傳

林文安公小傳

東園張先生小傳

方母貞節傳

跋江山秋霽圖後

跋都城唱和詩卷後

跋五經私錄後

陳允仁字說

賀氏二子名字說

背菴續說

尊經閣銘

平廣海銘

費太常小傳

劉僉憲小傳

卷之五

墓誌銘

束鹿黃知縣墓誌銘

潘副使墓誌銘

馬困學墓誌銘

周逸軒墓誌銘

陳萍齋墓誌銘

金淑人范氏墓誌銘

許弘濟墓誌銘

李處士墓誌銘

靖江令鄭君墓誌銘

陸員外墓誌銘

郭恭人壙誌

祭文

祭彭學士文

外舅郭公墓誌銘

吾慎齋墓誌銘

祝竹軒墓誌銘

謝元吉墓誌銘

章同知墓誌銘

胡母張氏墓誌銘

丁郎中夫婦墓誌銘

文山府君墓誌銘

張曰旦墓誌銘

松坡府君壙誌

孫訢壙誌

祭陸布政文

祭朱公文

祭外舅文

祭郭恭人文

卷之六

墓表

董竹居墓表

陳原深墓表

艾太康墓表

董耕雲墓表

黃蒙菴墓表

姜憲使墓表

吾文山墓表

張荆溪墓表

陳繼芳墓表

行狀

姜永平行狀

葉莒州行狀

序文

澹泊生鄭君挽詩序

陳抑齋挽詩序

繼慈哀些序

吳栢軒挽詩序

林守菴挽詩序

趙有年挽詩序

趙惟寅挽詩序

章靜菴壽序

望雲祝壽圖詩序

吾文山壽詩序

徐希曾母壽序

壽松圖詩序

卷之七

序文

送進士還鄉序

送劉世美還京序

民謠六詠序

送謝侍講赴召後序

送林穀齋之鄖陽序

送韓太守入覲序

送萬太守之金華序

梅所夫婦齊壽序

徐母程氏壽序

菊泉怡壽詩序

吳晦叔壽序

山海齊壽圖詩序

泮宮介壽詩序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急流勇退詩序

送賀教諭歸永新序

送王中書詩後序

送吾教諭之天長序

送牧給事中考績序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送羅司業侍親南還序

送趙叔鳴之山西序

送周弘毅還瀋安序

送周樸軒歸上杭序

范賢良文集後序

鄉賢祠誌後序

鄉試錄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書鄭氏慶源錄後

清塘賀氏族譜序

跋方氏族譜後

古城伊氏宗譜序

卷之八

碑記

譙樓記

送鍾叅政之雲南序

送吳叅政之四川序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楊鐵崖咏史古樂府序

東陽文獻錄序

蘭谿縣志序

菊莊詩序

吳烈婦詩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雲程林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郭氏族譜序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觀亭記

東陽縣修學記

繆知縣去思碑

陳氏復義莊記

重修通濟橋記

嘉樹亭記

思德菴記

澗南公館記

遂安縣遺愛祠記

蘭谿縣浮梁記

遂安縣學尊經閣記

金華縣修學記

四友亭記

待渡亭記

南岑吳氏祠堂記

東江興濟橋記

東陽縣覈田記

衢州府修學記

紹芸堂記

蘭谿預備倉記

清遠閣記

陳萍齋壽藏記

馬公橋記

遂昌縣鄉賢祠記

蘭谿縣大成廟記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金華憲司澄清堂記

寶善堂記

吳氏壽藏記

龍山別業記

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春雪三日

觀院庭新樣小戰車二

滹沱晚渡二

題介軒詩卷二

送謝元吉致政還耒陽二

挽杜黃門妻

壽李知府母六

送沈秋官還京二

送洪布政之貴州四

送賀位兄弟歸永新四

哭鄉同年二項五

送唐御史巡按江西二

雨後觀漲

送鍾美宣乃叔還鄉二

雲舍寧親二

送容貫歸廣東二

題舒溪漁隱詩卷

挽大理陶司務二

挽林亨大父母四

送鄭御史還京五

別閩南僚友

送鄭張二生歸瑞安四

送潘瑗歸括蒼二

和周郎中韻四

哭外舅郭公_五

挽詩四首

和吾景端韻_二

雲津書院詩卷_三

挽葉天官侍郎_二

挽耿氏夫人_二

榮壽堂

齋宿懷孫

挽秦行人祖父母_二

避喧卷_二

七言律詩

登科

早朝

王孟端畫竹

秋日感興

烟溪義渡_四

挽余知縣父母_二

題陳南園詩卷_四

挽鄭同知父_二

挽金氏夫人_二

次林天官韻

夜坐得句寄弟姪

羣鵲圖

挽秦行人母_二

南都留別

瓊林賜宴

禁中聞鶯

圃東新井

送彭閣老歸省

送楊總兵

移菊

壽徐德宏父

壽瞿中書父

壽萬都司

送謝守之無爲州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送國子侯先生祭掃

送翁宗海歸省

挽虞黃門妻

挽陳舉人父母二

挽國子林助教

謁文丞相祠二

懷古

出京和孔易韻

歸鴈

送馬守之廬州

和鄭廷綱長至韻二

又和除夕韻感懷

送同年王宗伯考績

送林亨大太宰考績三

壽楊少卿父

送林居魯之貴州

挽胡光祿父

送張亞參之四川

環山樓詩卷

送李司空進表

挽白司寇

和鄭廷綱留別韻

送鄭尙書二

送李太常考績二

送金侍郎考績

送魏司寇赴北

壽同年徐僉憲

送楊碧川致仕

送程參議考滿

送魏廷尉赴北

送陳都憲祭掃

杏林春意

秋初

七言長篇

送春

賜扇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觀鬪雀

送韓司徒赴北

送馬侍郎考績

送吳學士考績

送張都憲考績

桂巖書院詩卷

送李少卿赴史館

送司馬王公致仕

送汪少卿還朝

送姪至梧州通判任

賜粽

送李廷章侍親南還

聞彭閣老將至

挽張壽夫

送總兵征缺

送人還鄉

壽姜廷器母

挽鄭縣丞

壽唐憲長父

壽周石室

壽韓知府

挽張都憲母

芙蓉書屋

五言絕句

題白頭翁

五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

送張都憲用陳公甫韻二

五言長篇

釋菜

止賜酒

本院南新闢三圃

送翟瑄知奉化縣

送陳白沙

壽味菜吳先生

詞

感皇恩

步蟾宮

千秋歲

歸朝歡

御街行

賦

中秋賞月

贊

韓魏公贊

蕭御史父像贊

白司寇像贊

吳仲仁像贊

許冢宰像贊

永曜兄像贊

顧雲和像贊

伊振舉像贊

吳晦仲像贊

外舅郭公像贊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一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雄校梓

制策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庶富。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固必有所以治之之具。尤必有所以治之之本焉。具者何。禮樂刑政典章法度之類。卽聖策之所謂大綱萬目也。本者何。則人主之一心是已。孟子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言治之不可以無具。而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言治之不可以

無本也。有其本，無其具，則爲徒善。徒善不足爲政，固無以致天下之治。有其具，無其本，則爲徒法。徒法不能自行，又何以致天下之治乎？必其本立於上，而行之有其具，具施於外，而出之有其本，然後能運獨化於陶鎔之上，鼓一世於爐錘之中，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而天下無不治矣。昔堯舜之所以帝天下，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固皆必由於是道。而我聖祖之所以創業，列聖之所以守成，亦何莫不由是道乎？彼漢唐宋之諸君，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詳於彼而遺於此，或僅能彷彿其蘊，而不能深造其極，無惑乎治之不如若也。欽惟皇帝陛下，天縱神聖，日新德學，當出震繼離之始，撫重熙累洽之運，治定而功成，民康而物阜，若可以端拱而無爲矣。然猶不自滿假，虛懷求治，乃於萬機之暇，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諸君之事，而欲正大綱，舉萬目，明人倫，厚風俗，富庶百姓，賓服四夷，以增光於祖宗，匹休於帝王，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足以咸五而登三，超前而絕後矣。顧臣愚陋，不足以仰副聖明下問之意，然言及之而不言，罪也。敢不罄竭愚衷，悉陳所學，以對揚休命乎？臣惟天下之事，莫不有綱焉，亦莫不有目焉。而爲治之道，則其綱爲甚大，而目爲甚衆。孔子論三代之所因者，卽大學修身齊家之要道。先儒謂爲天地之常經，乃其綱也。三代之所損益者，卽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衆務。先儒謂爲古今之通義，乃其目也。而身與家國天下，又各自有綱目焉。綱雖未嘗不同，目則不無少異。自身而言，則天之所賦，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爲綱，其發於念慮之不一，措諸事爲之多端，與夫視聽言動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凡所以正言行，謹威儀，而修其身者，皆目也。自家而言，則天之所敍，有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五倫爲綱。其形於貴賤親疎大小之相接。見於內外男女賓主之相交。與夫睦嫺任恤之行。冠婚喪祭之禮。凡所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者。皆目也。以國與天下言之。雖有大小之分。遠近之異。而治平之道。則一而已。其所以爲綱者。亦不外乎人性之五常。人道之五倫。而所以爲目者。則萬有不齊。上司天時。下平水土。幽事鬼神。明理人物。建侯樹屏。設官分職。內自國都。外至郡邑。或教民。或養民。或來百工。或通商賈。或興禮樂。或求賢才。或理財賦。或決刑獄。或治兵甲。或禁盜賊。或懷遠人。其事不可以枚舉。莫非所謂目焉。然所以治其綱目者。則皆主乎人之一心。苟非格致以明乎心之體。則無以察乎爲治之綱目。孰爲當正。而孰爲當舉。非誠正以充乎心之用。則無以行乎爲治之綱目。正所當正。而舉所當舉。此君心所以爲出治之本。而綱目所以爲致治之具也。昔在唐虞之世。因天之與賢。而行揖遜之禮。因道之當傳。而發執中之蘊。九族是睦。五教是敷。盡底豫之孝。以定父子之天。制釐降之禮。以成閭閻之化。其大綱之正也。爲何如。百揆四岳。論道於內。州牧侯伯。宣化於外。歷象掌於羲和。而敬天之道。盡禮樂典於夷夔。而化民之功。至治水播穀。有其人。明刑敷教。有其職。其萬目之舉也。又何如。然非堯之心。克明俊德。舜之心。允迪厥德。何以致其然哉。迨及三代之降。因天之與子。而立世繼之法。因天之討罪。而明弔伐之義。錫洪範而敍彝倫。昭聖武而修人紀。關雎頌窈窕之德。麟趾詠仁厚之風。作之述之。而文以無憂。享之保之。而武稱達孝。何其大綱之正也。有典則以貽于子孫。制官刑以警于有位。取民有貢助徹之法。教民有校庠序之制。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冢宰有八法八則之治。宗伯有五禮六樂之用。何其萬

目之舉也。然非禹湯之心。祇台德而昭大德。文武之心。克明德而求世德。又何以臻於是哉。此唐虞三代之君。治本既立。而治具畢張。故其治效能卓冠千古也。自周而下。去籍於戰國。焚坑於暴秦。而爲治之綱目。已蕩然矣。漢高祖之興。寬仁大度。知人善任。誅秦之無道。伐羽之弑逆。而用兵始合乎義。除秦法之苛。定三章之約。而治民始近乎仁。因家令而尊禮太公。成嚴父之孝。重四皓而罷易太子。著立嫡之典。禮先聖以崇儒。封同姓以親親。故說者謂其大綱正也。然詩書不事。禮文多缺。朝儀用叔孫通之禮。郊廟奏趙代之謠。賈誼請興禮樂而未遑。仲舒請建學校而不果。田無限制。服無等差。定律令而不用。八刑以糾民。申軍法而不行。九伐以正邦。則其萬目不舉可見矣。所以然者。蓋其心雜於伯。故其治止於漢也。由漢而後。篡奪於魏晉。分裂於南北。而爲治之綱目。又大壞矣。唐太宗之出。力行仁義。身致太平。其教民也。廣學舍。召名儒。而士始知學。其養民也。定口分。均世業。而田無兼并。設租庸調法。得取民有制之道。立府衛兵制。有寓兵於農之意。以四事取士。以六典建官。其謹刑也。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詳。其考課也。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故說者謂其萬目舉也。然脅父臣虜。逼父傳位。而君臣父子之道。虧殺兄前殿。納婦後宮。而兄弟夫婦之倫乖。代王既立而廢。何以取義。魏徵許婚而停。何以示信。則其大綱之不正可知矣。所以然者。由其心雜於夷。故其治止於唐也。迨乎宋之太祖。黃袍加身。而歷數之在躬已定。盃酒釋兵。而方鎮之擅命自息。母事周后。子愛少主。其待舊君之禮厚矣。來朝不留。敗降不殺。其遇敵國之恩至矣。友于兄弟。而灸艾分痛。敬乎大臣。而雪夜臨幸。至於守金匱之約。付神器之重。尤其所難得者也。則其大綱之正。固有

過於漢唐矣。然制度多承五代之舊。賦役皆無一定之法。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則官制重覆矣。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則事權散主矣。郊祀有分祭合祭之異議。祖宗有並配迭配之異論。資格用人之多弊。磨勘任子之無法。則其萬目不舉。又不逮於漢唐焉。然漢宋大綱雖正。而禁中人彘之禍。殿上燭影之疑。則雖正而猶未正也。唐之萬目雖舉。然封建議而不能復。禮樂議而不能興。則雖舉而猶未舉也。此漢唐宋之君心不純王而治本未立。政不純王而治具不全。故其治不能庶幾於古也。洪惟太祖皇帝。勇智之資。本乎天錫。豁達之度。卓乎百世。爲應天順人之舉。成用夏變夷之功。其得天下也。取諸羣雄。同乎漢高之正。其警天戒也。請罪朕躬。合乎湯武之心。追帝先世。用周公追王之禮。封建諸王。如周室本支之衍。后妃不得與政。戚畹不許秉權。君臣同游之說。卽虞之明良。賡歌周之卷阿游歌也。申明五常之條。卽舜之慎徽五典。武之重民五教也。何其大綱之正乎。內有六卿。統領百司之政。外設三司。分理各屬之治。職守相維。體統不紊。教人以學校。而士有所養。取士以科目。而材無所遺。賦有定制。而無過取。役有常規。而無過勞。又何其萬目之舉乎。自時厥後。聖聖相承。莫不以太祖之心爲心。而厥猷之是踐。亦莫不以太祖之政爲政。而前烈之是篤。百有餘年。綱正目舉。道洽政治。所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其治本之出於上者。既無不立。而治具之施於下者。又無不全。真可以超軼漢唐宋而上繼唐虞三代之盛矣。今陛下卽位以來。隆孝養於兩宮。篤至仁於九族。行養老之典。旌孝節之門。而又親臨辟雍以勸學。則所以正大綱者。固爲至矣。願恩詔以宥罪愆。開言路以求缺失。下蠲租之令。

遣懷遠之使。而又躬耕籍田以勸農。則所以舉萬目者。亦云盡矣。然而陛下又以今日治效。而擬諸祖宗之時。有所未逮。必欲有以增其光。以今日治化。而稽諸帝王之世。有所未至。必欲有以匹其休。聖策且謂何行而可。必有其要。則聖不自聖。而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意。又何如哉。臣竊以爲明人倫。厚風俗者。正大綱之明効。而富百姓。服四夷者。舉萬目之大驗也。其目雖有四事。其要惟在二端。苟能使大綱之正於上者。躬行而盡其道。則上行下效。而人倫風俗。自有不令而行。不肅而成者矣。苟能使萬目之舉於下者。得人以輔其治。則近悅遠來。而百姓四夷。自有不費而惠。不怒而威者矣。欲極其效驗之大。至於匹休帝王。增光祖宗。又豈有待於外求哉。亦惟在於綱之正者極其至。而目之舉者無不盡。詢岳咨牧。明良畢會。若重華之協于放勳。人存政舉。上下交修。若不承之續乎丕顯。則帝王可以匹休而無慊。祖宗可以增輝而益光矣。然陛下之志如此。豈徒托諸空言。必將見諸實事。臣伏讀聖策。至於朕嗣承丕緒。夙夜拳拳之語。謹用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其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乎。此其爲匹休帝王。增光祖宗之要務乎。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疊疊。武王之皇皇。同一心也。惓惓於正大綱。則綱必無不正。而人倫可明。風俗可厚矣。惓惓於舉萬目。則目必無不舉。而百姓可富。四夷可服矣。臣惟恐陛下之不惓惓耳。蓋人主一心。百爲之主。萬化之原也。必其志之所向者。一於治道之綱目。無一毫外誘之雜。始如是。終亦如是。而居之無倦。然後謂之惓惓。苟或徇乎聲色。悅乎貨利。好興土木。務爲弋獵。皆伐心之斧斤也。心爲外誘之斧斤。所伐。則不能以惓惓矣。必其事之所爲者。專於治道之綱目。無

一介內私之累。表如是。裏亦如是。而行之以忠。然後謂之惓惓。苟或肆於盤樂。安於怠傲。耽乎宴遊。悅乎嬉戲。皆迷心之鴆毒也。心爲內私之鴆毒所迷。亦不能以惓惓矣。非徒一時之惓惓。且無時而不惓惓。非徒一事之惓惓。且無事而不惓惓。斯乃陛下之所謂夙夜惓惓者也。然欲行治道之綱目。固當力修諸已。尤不可不資於人。臣願陛下以綱目之切於己者。惓惓焉躬行以率天下。若大學所謂心誠求之而不遠者。則事親必如大舜。而定天下之父子。刑家必如文王。而化江漢之遊女。又廣其化。至於比屋可封。人皆有行。則人倫風俗。何有於不明不厚者乎。如舜之修府事。而政在養民。如文王之教樹畜。而政先養老。又極其化。至有苗之格。昆夷之悅。則百姓四夷。又何有於不富不服者乎。復願陛下以綱目之資於人者。惓惓焉求賢以敷治。若周子所謂心純而賢才輔者。則其化民必得如韓延壽。房景伯者。而兄弟息爭。母子悔悟。而宰邑又有如子賤。卓茂者。而人不忍欺。道不拾遺矣。何患乎人倫未明而風俗不厚乎。其養民必得如召信臣。杜詩者。而戶口倍增。比屋給足。而守邊又有如李牧。郭伋者。而虜不近邊。寇不入塞矣。何憂乎百姓失所而四夷梗化乎。是皆由於陛下一念之惓惓。而治本以立。治具悉張。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充積此道。悠久不變。將見薄海內外。熙然泰和。陛下之所以匹休帝王者。固在於是。而增光祖宗者。亦在是矣。可不於是而加之意乎。臣學不足以稽古。才不足以適用。惟懷忠愛之誠。欲致芹曝之獻。敢因聖問所及。而述先儒所謂純心要矣。用賢急焉二語。以爲聖治涓埃之助。惟陛下少垂睿覽。采而用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杲謹奏。爲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勃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

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山東雖云告捷。然賊情難測。尙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況海濱餘孽。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材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閒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方可以悅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乞省親疏

臣由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成化三年十月內。欽蒙聖恩。授臣本院編修。顧以疎愚之質。遭逢明盛之時。妄圖啓沃。冒進狂言。威犯雷霆。罪甘鈇鉞。荷蒙皇上天覆地生之德。海容川納之仁。曲賜保全。不加重譴。雖落侍從之班。仍忝親民之職。未及到任。復改今官。竊祿三年。曾無寸補。近因考滿來京。又拜復職之命。感恩彌厚。圖報難忘。夫何外未全於公義。內先迫於私情。伏念臣有父章。申甫。母吳氏。俱各年老衰邁。念臣不已。母又疾嬰風眩。不時昏暈。而臣自成化元年離家。迄今已及七載。遠違膝下。定省久曠。夙夜永懷。豈勝烏鳥拳拳之私。僭陳愚悃。實切至情。伏望聖明。弘敷孝理之恩。俯遂歸寧之願。特勅該部。

容臣照例給假。暫回原籍省親。依限復任。庶幾移孝爲忠。勉圖後效。臣不勝感戴忻忭之至。

乞休疏丁酉冬

臣年四十一歲。係淞江金華府蘭谿縣人。始由進士。改爲翰林庶吉士。繼以編脩。調除南京大理左評事。今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三年考滿。給由到部。緣臣舊因脾胃虛弱。常患嘔逆心痛等證。近爲嵐氣所染。又加瘴瘧寒熱諸疾。發作無時。飲食卽吐。筋力頓衰。鬚髮早白。精神凋耗。心志健忘。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眼花頭眩。洩官將及五年。歷俸纔滿一考。視事之日常少。臥病之日每多。雖欲勉圖補報。終是不任使令。況又素乏激揚之才。謬當刺舉之任。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庸庸度日。碌碌隨羣。任非其能。罪當罷黜。伏望陛下弘天地覆載之德。溥雨露沾濡之恩。特勅吏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備任使。庶幾職無曠廢。祿不虛糜。而臣多病之軀。亦得以尋訪醫藥。休養餘生。不致顛越仕途。實爲萬幸。臣不勝祈懇之至。

辭免陞任祭酒疏

辛酉冬具。次
年三月進。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吏部劄付。欽奉六月初六日聖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一介草茅。初無學術。庸陋迂疎。弗堪世用。自少應舉。爲親干祿。偶合主司。濫登科第。荷蒙憲宗皇帝。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儲之翰苑。俾讀中祕之書。授以史官。叨陪侍從之列。雖以狂言獲罪。猶加矜貸。改評刑於大理。陞佐憲於南閩。蓋嘗有志於澄清。以圖補報。而才識弗逮。勞効蔑聞。

忽瘴嵐之侵染。遽疾疢之交攻。懼瘵官而貽譴。僭陳詞以乞身。又蒙恩旨。允臣休致。以養孱軀。幸存喘息。二紀于茲。每懷忠於畎畝。愧莫報於涓埃。初不敢過爲矯激。以退爲高。亦未嘗妄有覬覦。以進爲望。自分山林之終老。敢圖日月之照臨。茲幸聖明在上。厲精治理。寤寐英猷。故老舊臣。悉皆起用。寸長片善。器使無遺。豈意妄庸。亦叨甄擢。感恩彌厚。捧戴難勝。雖愚無狀。豈敢有辭。以辜獎拔之意。以取不恭之罪。切緣臣未拜恩命之先。今年二月初四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雖蒙聖慈。容臣服闋赴任。然計免喪之期。猶須二載。而久曠官守。以待微臣。不無墮廢職務。有誤教養。於法旣爲未便。於義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靡遑。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臣載惟國學爲教化之源。祭酒乃學官之長。非有宿儒重望。難膺厥任。臣顧何人。敢承其乏。雖詞章粗習。昔嘗待罪於禁林。而道德無聞。詎可儀刑於璧水。況乃越資而授。揣分奚堪。負乘之愧。倍切愚衷。躁進之嫌。難逃物論。又臣今年犬馬之齒。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零。加以禍罰之餘。摧咽悲傷。氣血凋耗。心志健忘。鬚髮盡白。筋力衰憊。目昏足弱。老病侵尋。雖使在官。亦宜納祿。豈容冒昧。復事彈冠。以竊非據乎。此又臣所深懼。而循牆偃僂。尤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敢陳愚悃。冒瀆宸聰。伏望聖明。察臣眞忱。憐臣衰病。特勅該部。追寢已行之成命。別推可用之實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使職無久曠。祿不虛糜。而無用小臣。獲安愚分。以全素履。以畢餘年。爲幸大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時方值父喪例應守制又以道德無聞難膺重任老病侵尋不堪從宦已具奏牘備陳愚悃冒干洪造祈免新任以終致仕而俯聽踰時未蒙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蒙吏部劄付欽蒙四月初二日聖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日着到任管事渙渥自天震驚無地伏念臣猥以庸材遭逢盛世偶玷儒科濫膺器使頃緣衰病久辭榮祿分甘守於寂寥念不萌於利達敢謂下臣之卑賤叨蒙上聖之簡知擢從閑退進長成均既曠官以俟其終制復除貳以攝其職守是皆殊異之恩希闊之典非疎遠小臣所宜蒙者臣感激涕零碎身難報固當不俟駕而行詎可復循牆而避第以寵恩過厚私義未安有不容不瀝誠以控訴者蓋祭酒爲國學長官非侍從詞臣久歷清要者不遷而臣之資淺望輕豈可躡居是職乎祭酒爲諸生師表必有鉅儒若唐韓愈宋楊時元許衡者庶協輿望而臣之學術寡陋行能淺薄豈可冒居是職乎臣今犬馬之齒逾六望七已及掛冠之日又當泣血之餘心志凋耗筋力衰頹目昏齒痛腰痠足弱百病交攻餘生無幾雖欲就列莫能陳力而祭酒之責任匪輕又豈臣之老病者所能勝哉臣前所奏已具此情而陳述不詳衷誠未達致蒙恩命再頒臣夙夜憂危進退維谷展轉於心籌思累日愈不自安雖知煩瀆之爲罪而貪冒寵榮不知遜避躁進苟得以干尸素之誅則不惟有累聖主知人之明且妨朝廷進賢之路而爲罪大矣故不得已復冒斧鉞之威以申前懇伏望聖慈曲賜矜憐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選賢能以補祭酒員缺容臣仍舊致仕以安愚分終老山林賡歌衢壤此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癸亥八月
南雍進

臣先於弘治十四年六月內、欽蒙聖恩、陞臣前職、臣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及才德淺薄、老病衰頹、弗堪重任、兩具奏牘、祈免陞職、又兩承聖旨、允臣終制、而不容遜避、恩厚命嚴、臣不敢有違、已於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任管事、訖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始列近臣、而論思無狀、繼遷憲職、而善最弗聞、每愧非才、而竊祿、遂緣多病、以乞身、仰荷鴻私、獲全素履、自退棲於環堵、已夢斷於鈞天、豈意餘年、復叨殊獎、恭惟皇上、恩同天覆、德與日新、法堯舜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既宏大業、尤懷遠圖、謂賢才爲致治之基、而監學乃育材之地、欲臻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之員、宜求碩儒、以造就俊髦、乃起衰庸、而攝承闕乏、雖抱赤心、而欲奮其如白首、以何堪、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之過分、拜恩跼蹐、就職凌兢、臣敢不磨礪已灰之心、溫尋久廢之學、以安定之經事爲教、非陽城之忠孝不談、勉修職業、仰副憂勤、但虞曠敗、有誤明揚、尙祈早賜歸田、庶不久妨賢路、臣不勝感恩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奏修舉學政疏 甲子三月

臣竊聞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其資既可與共學、其學必抵于大成、故人材盛而風俗美也、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大抵得人、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

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近又該南京戶部題准事例，合用監生三十五名，前去後湖清理黃冊，除別項差占外，盡行撥去。止及前數之半，而堂舍頓空。每班止餘舉人三五名而已。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顧戀家鄉，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遠限，彼亦視爲泛常。直至會試及期，方來告請起送，逮其下第，又復還鄉。因循歲時，坐成老大。其開固有厄於貧難，而安於小成者，亦不少矣。夫歲貢之入監，旣由挨次，而舉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本末胥病，官使乏材，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揆之理勢，合有變通。緣歲貢已是常規，未敢輒申他議。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常貢外，開令提學憲臣於人材所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約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開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遠限之條，或以坐堂之實，如係初到人數，須令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起送會試。非有父母之喪而不及期者，不准起送。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鮮成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放積分之意，用申激厲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恆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道素尸之愆也。其選貢合有防範覈實科條，臣未敢輕預。如蒙乞勅禮部詳加議處，杜絕徼倖，務

求得人。其舉人坐監事宜。乞因下第之時。通行曉諭。俾知遵守。實爲便益。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本監見在歲貢監生。止有四百餘名。除別項差占。及量留聽撥外。其餘盡數撥去。止及一百八十名。尙欠一百七十名。已行呈稟南京禮部。將先年放回依親。搬取。養病。送幼子。等項監生。各行該管司府。催取前來。至今到監者十無一二。累據典簿呈。承准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李光翰等手本。節次催取添撥監生過湖。委實在監人少。無從添撥。未免有妨公務。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將今年歲貢生員考試中式者。凡附近南京地方人數。盡行送發南監肄業。緣查得近例。節該欽奉聖旨。監生有願告依親的。仍照舊例放回。今人才既少。且多畏避過湖。恐到監之後。人皆循例告去。難以執留。欲將新貢生員。權留坐監。須令經歷過湖短差六個月。滿日放回。待後查冊事完。仍依舊例。庶幾公務不誤。實爲便益。

乞放歸田疏九月

臣以一介庸陋。遭值聖明。夙膺器使。屢試罔功。辭祿養疴。久偷安於農圃。蒙恩起廢。復待罪於成均。學不足以啓迪羣蒙。行不足以範模後進。僥踰過分。補報無由。欲淑士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變。欲新士習。而澆僞浮薄之態尙存。洊任已踰朞月。課績全無毫分。職旣曠廢。罪宜罷黜。又臣犬馬之年。六十有八。衰頹日甚。百病交攻。耳目昏重。而視聽不明。腰足痿弱。而拜起弗便。加以舊患。咳逆脾泄等證。不時舉發。氣血凋耗。心志健忘。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神昏頭眩。羸敗弗堪。死亡無日。雖欲勉加鞭策。終是不任使令。

臣既奉職無狀。而又疾疾荐臻。若復貪榮嗜利。久妨賢路。則爲罪益大矣。敢陳卑悃。上瀆宸聽。伏望聖慈。察臣衷誠。憫臣老病。特勅該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碩儒。以典國學。庶幾師道可立。教化可成。則朝廷黜陟之曲愈明。而微臣進退之義。亦無所失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舉本監弊政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聖旨。近來內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該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陛下敬天愛民。孜孜圖治。卽二帝三王之用心。宗社生民之大幸也。敢不夙夜匪懈。講求弊政之所當革。與時變之所宜通者。以爲聖治涓埃之助哉。竊謂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爲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熙。政出因循。事多積弊。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強。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慢而具文。澆僞日滋。而閭閻窮困。姦宄竊發。而邊鄙失寧。所以上干和氣。災異迭見。而塵陛下宵旰之憂也。其大本之未正。而萬弊之所由生者。在廷大臣。暨言路諸臣。必能一一爲陛下陳之。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之所及者而論之。雖云細務。非大體所關。然亦積弊之久。爲民之害。有不容不爲之區處者。敢陳鄙見。上瀆宸聽。伏望聖明。深恤民隱。俯察邇言。通變宜民。勿拘故常之見。更化善治。用垂久遠之規。庶幾宿蠹可祛。而民困可甦。天下幸甚。爲此。今將本監合行革弊事宜。具本專差辦

事吏某齋捧、謹具奏聞。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爲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卽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

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効。又況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蒙乞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略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函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迪簡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舒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爲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齎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陪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

審均徭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人應役。自文廟八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贏餘。奏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共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卻照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年間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制。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徒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隳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顧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爲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

庶幾財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辦納。猪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納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雨。則臭腐潰爛。化爲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買補不便。收受則日用不堪。彼此皆以爲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納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人每日乾魚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納。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卽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腐壞之患。其饌肉每年自四月初起至八月終止。暑熱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實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溼。水泉污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嘗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爲苦。臣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爲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勵。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

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力求去位疏 乙丑四月

臣本庸流。濫膺簡命。擢從休退之餘。處以師儒之任。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奉職弗堪。素殮是愧。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褒嘉。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恩踟躕。感激涕零。罔知攸措。固當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有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僉書。頭眩而憚於動作。舊患心脾嘔泄。舉發無時。新加臂指風痺。屈伸殊苦。精神凋耗而健忘。筋骨支離而不束。雖力疾以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爲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爲不負上之委任焉。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洎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雖老耄。猶欲挨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爲師者。老不知休。病猶罔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曷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后下皆讓。臣既他無所能。輒欲以身爲教。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妨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所視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於風教。卽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

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縻祿不去。則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故敢不避鈇鉞之嚴。而再申前懇。伏望聖慈。察臣衷誠。非由外飾。俯賜矜憐。特勅該部。照依考察事例。放臣回還致仕。或與閒住。使得養病林下。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矣。

清理監生疏

查得本監歲報冊內。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凡前後告回丁憂。養病。依親。侍親。畢姻。搬取等項。并起送會試未回。與今在監諸生。未經撥歷者。通計一千九百七十八名。俱作實在之數。其見在肄業官民生。止有五百三十七名。而自十二月十六日以後。至今二月終止。撥歷。及告就教職去者。又不下五六十名。虛數雖多。實數甚少。原其所自。蓋由各生自先年本監放回之後。其舉人監生。有全不復監。徑赴禮部告投原引。就中進士及副榜去者。有雖經本監起送會試。或中正副榜。或告改北監。而去者。俱無文移到監。歲貢監生。有遇例徑赴吏部。告就教職。雜職及冠帶者。有原籍因病身故者。有緣事問革者。有因家富不願出仕者。有因家貧遷延至老者。又有年老廢疾。不能復班者。名雖在冊。人不到班。本監累經移文行取。例不開名。有司止催見在者復監。其有前項事故者。俱不查審緣由。開具回報。以故本監無憑開除。遞年相承。造報在冊。有名無實。似乎欺罔。甚非聖朝覈實之政。中間或有姦詐之徒。頂冒名姓到監。夤緣作弊者。真僞莫辯。尤爲未便。先年本監掌監事南京太常寺卿劉宣等。曾經奏准。行仰合該司府州縣。每遇朝覲之年。將各處入監監生。備開花名腳色。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送部。發監。

查照歲造文冊。得有所據。夫何近年以來。有司視爲泛常。不行造報。各生雖有事故。常掛虛名在監。無從查考。除豁及照成化八年至今三十餘年。其歲貢監生。雖或尙存。亦已衰老。不堪教養。如蒙准奏。乞勅禮部照依先年奉准事例。轉行直隸。及各該府州縣等衙門。備將本處舉人歲貢。乞恩納米等項監生。俱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八年止。凡經入監者。備開花名腳色。其已中進士及願就教職。并病故問革者。查審緣由。明白報作開除。其見在坐監。告回丁憂。養病。依親。畢姻等項者。作急催促復監。報作實在。其有不願出仕。及年老廢疾者。照例給與冠帶閒住。亦與開除。造冊差人齎赴禮部。轉發本監查照。以後每遇朝覲之年。照舊施行。如或各該司府州縣。仍前因循。不行造報。及造報不明者。聽從禮部參奏治罪。庶監生之數易清。而詐冒可革。復監之期不後。而差撥有人矣。

乞照例休致疏

臣竊惟舊制。凡官員年七十以上。精神衰倦。許令致仕。而考諸禮經。亦有大夫七十致事之典。蓋引年納祿。乃古今之通義也。臣以疎賤。遭值聖明。素乏材猷。濫膺器使。歷官四任。而勞效蔑聞。竊祿三朝。而涓埃無補。桑榆未奮。蒲柳遽零。年已滿乎七旬。身尤困於二監。兩目昏花。視物如隔煙霧。何能鑒別乎文詞。雙足痿弱。平行若步山坡。安可周旋於禮度。久患心脾嘔泄。已屬沉疴。時常臂指風痺。將成痼疾。雖圖報之丹心。未嘗敢替。而已衰之筋力。卒難復強。奉職弗堪。妨賢是愧。若復貪縻寵利。未免違犯憲章。臣於昨歲已將老病不職緣由。兩具奏疏。冒干天聽。乞放歸田。而未奉俞音。曷勝悚懼。今臣老病日增。衰頹益甚。餘

生無幾。自知難戀聖朝。於例合乞致仕。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迫切之懇。伏望聖慈憐憫。察臣前後所陳。皆揣分而發於真忱。非慕名而過爲矯激。俯從私願。率由舊章。特勅該部。檢會臣前二奏。及查考臣出身腳色年歲。容令致仕。或與養病閒住。使得生還故里。終老首丘。不勝萬幸。

乞放歸田疏

臣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偶玷科名。屢叨官使。思致身以圖報。懼陳力之不能。久謝病以歸休。忽蒙恩而起用。強扶老病之軀。冒處師儒之任。涖官三載。而績用無成。行年七十。而衰頹益甚。旣抱素餐之愧。及當納祿之時。目昏齒痛。手痺足軟。夜臥而痰嗽不寧。晨興而脾泄爲患。疾苦多端。餘生無幾。實難任職。非敢飾詞。爰自前歲。以及今春。已曾三具奏牘。備陳老疾不堪奉職無狀情由。冒干洪造。乞容依例致仕。而未奉俞音。倍增驚惕。臣又查得先年本監祭酒陳敬宗。曾以年滿七旬。奏蒙欽准致仕。今臣才行。不逮敬宗遠甚。而年同於彼。病加於彼。若復強顏竊祿。則曠職妨賢。罪益大矣。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哀鳴之懇。恭奉聖慈。俯順下情。申明舊制。乞勅該部。檢會臣三奏。查照前祭酒陳敬宗事例。將臣放回致仕。俾得生還故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陳言治道要務疏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卽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

治道之恢弘。皆卽爲治之大效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矣。今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爲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增光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菲才。待罪冑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邱。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己。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伏惟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爲此開坐具本。謹具奏聞。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宜其聖德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至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卽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

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辯。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訓於後人者。至備。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先帝在位之日。尊養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遊田。皆其善行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爲而未成者。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爲法戒。尤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議。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爲能盡繼述之道。而見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三日謹大婚。臣聞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降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嘏。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祖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禪。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壺□□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納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雉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帳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對上天之不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髦。不達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令。而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

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亦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度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孽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方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厲。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聖諭以爲。以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旣膏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晝曝。

于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駸躬。毋爲民災。其罪已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聿致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効益隆。而休徵畢至也。奈何卽位以來。星文示變。霍雨爲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凜凜。深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陛下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卽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後費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陛下遠師帝王。近法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爲虛矣。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修理廟學疏

臣竊惟國學之建。始創於洪武之壬戌。繼修於景泰之壬申。虛茲歲月之多久。不堪風雨之震凌。內自文廟兩廡。外至靈樞星等門。旁及六堂兩廂。與夫倉庫碑亭號房等處。木料旣朽腐而蠹食。瓦甃尤破損而稀疎。每遇雨雪。則上淋下溼。牆傾壁頽。臣等雖時加補葺。而財力寡少。東扶西壞。整治不敷。先該本監司

業羅欽順已嘗具奏前因未蒙該部定奪施行。至今年四月望後。霖雨連旬。東廡第十六間。二桁斷折。椽瓦倒塌。損壞神龕。從祀牌位。無處安放。其餘各間。或中梁大梁之腐折。或後簷前簷之頽毀。或角柱朽壞。或望板漏爛。甚至四配坐。亦多滴漏傾頽之勢。殆若唐人所謂朝雨流潦。夕天羅宿者矣。以此破漏老屋。而奉安聖賢神位。既不足以揭虔妥靈。尤非國家隆儒重道之意。若及今修理。則工費尙省。如或盡行倒塌。則用力尤難。臣兩次備呈南京工部。差官相看。皆謂應合修治。但未經奏請。未敢擅便興工。臣職叨典守。竊所未安。伏惟聖天子龍飛御極。未遑他務。而首幸太學。祇謁先聖。所以崇獎斯文。表厲後學。而爲儒道之光者。美矣至矣。天下學校。莫不聞風興起。況於舊京監學。祖宗之所創建。豈容有廢而不舉者乎。伏望聖明念魯頌泮宮之修。成豐水璧雍之樂。特勅該部。審度事宜。若所當舉。乞行南京工部。量撥匠料。借倩軍餘。專委能幹官一員。監督修理。一以成前美而不廢。一以塞後費之無經。庶幾祀事有嚴。觀瞻不失。非惟光復聖祖創建之宏規。亦可以少副陛下崇重之盛心矣。

乞恩致仕疏 丙寅八月

臣近以身衰多病。不堪奉職。而年滿七十。誼當納祿。已經節具奏牘。丐求放老歸田。冀蒙矜允。不意疊承恩旨。曲賜勉留。顧惟疎賤小臣。何敢上當隆眷。感極淚零。曷伸報稱。固知臣子所當盡瘁。君父不容再瀆。但臣待罪冑監。竊祿無補。於今秋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況當龍飛御極之切。克修虎拜稽首之禮。以瞻天日之光。以際風雲之會。此臣夙昔之至願也。奈何事與心違。命不時偶。頃因四五月間。

感冒雨溼。忽患膝脛疼痛。而拜跪步趨之弗便。迨及六月以後。又傷酷暑。加患煩渴痰瘡等證。而晝夜寢食之不寧。比之前奏所陳諸病。尤覺沉困。亦曾具呈南京吏部。爲因本監缺官。一向扶病管事。今欲勉爲考績之行。躬致乞骸之請。而疾勢日增。砭劑靡効。惟恐困斃道途。莫能趨詣闕庭。苟不早謀所處。未免重貽後悔。思得近者南京工部尙書李孟陽。三年考滿。及前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守陟。六年考滿。以老病不能給由。並荷聖恩。欽准致仕。臣雖名位才德。弗敢僭擬二臣。而年老多病。事體相同。茲不能已。敢用援例申懇。除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離任訪醫調治聽候外。伏望聖慈弘敷一視之仁。俯從羣下之願。特勅該部。檢會臣前後所奏。免臣赴部給由。亦容照例致仕。庶得休養沉疴。少延殘喘。則臣未填溝壑之前。皆感戴恩波之日也。臣不勝祈天俟命屏息待罪之至。

乞恩養病疏丁卯在家進

臣以菲才。待罪冑監。而年餘七十。身嬰百病。乞骸章疏。已四五上矣。上年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蒙南京吏部咨送給由。因患膝脛疼痛。煩渴痰瘡等疾。勢甚危困。不能趨詣闕庭。又經具疏陳情。乞照尙書李孟陽侍郎楊守陟事例。放回休致。當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而離任訪醫調治。冀蒙矜允。敢謂聖慈憐念衰殘。未卽捐棄。累降恩旨。曲賜勉留。且復諭臣有疾。善加調理。不必固辭。是雖天地大造之仁。父母罔極之恩。不能過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謹已照依奏奉欽依事理。未敢再詞。陳乞惟務悉心調理。但在外訪醫。事多不便。卒難調理。恐致傷生。不得已暫回原籍。以便湯藥之奉。急欲病痊。給由以盡臣子之恭。不意二

至相困。衆疾交纏。砭劑雖勤。功效難見。歷秋徂冬。病隨時變。自十二月以來。忽患臍腹絞痛。泄痢大作。晝夜無度。血氣頓虛。而手足風痺之病滋甚。頭目旋暈之疾又加。氣喘逆而痰嗽不止。齒搖動而腫痛難堪。口全昏眊。腰苦痠疼。視履動作。皆有所妨。精神志慮。俱已凋耗。惟堪偃息在牀。不能起發上道。顧形骸之石此。靡寵祿以何安。誼當再疏乞休。而以累奉詔旨丁寧。不容固辭。又復中止。歷訪諸醫。咸謂病根深痼。不當稍寬以歲月。不能責効於旬時。復念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不當事任。心猶不敢曰安。今病之痊否。既未可期。而本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無墮廢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具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牘。未敢重陳。而久病尤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敷教爲重。以作人爲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疴。而師範詎容於曠職。勅該部別推儒彥。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保全。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懇乞休致疏 戊辰六月

臣自少時。身多疾病。暨乎中歲。髮白早衰。出身踰四十年。歷任僅滿三考。臥病之日常多。居官之日常少。蓋小材不可大受。而薄命難勝重祿。故往往在職而身困。去位而身安。昔僉閩憲。旣緣瘴疾而乞休。昨長成均。又以衰頹而廢事。臣量能度分。自知止足。故嘗以年滿七旬。而身嬰百病。弗堪奉職居官。已經五上乞骸之疏。荷蒙聖慈。屢賜勉留。未卽俞允。繼因三年考滿。而衰疾荐增。不能赴部給由。又經再陳謝病之

章幸蒙恩旨。謂臣累陳有疾。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聖明之拳拳下臣。而曲加體貌。未忍捐棄。恩意無不至矣。臣雖愚無狀。知感實深。爰自去春。以迄今歲。四處求醫。百方治療。冀獲有瘳。殞身圖報。奈何年命窮促。二豎纏綿。病切膏肓。難望收功於藥石。疾成殘廢。何能奮志於桑榆。顧猶贅名士籍之中。未盡納祿之義。雖無貴任。亦所未安。臣嘗竊考祖宗之法。撥以先王之禮。凡官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嚴。致仕條限。蓋以是爲人臣之大閑。不可違越也。臣今年七十有二。假令無病。亦合告休。況又加沉痾之疾。久伏牀枕。崦嵫已迫。決知無補於明時。鍾漏有期。詎可更虧於晚節。設不自陳。豈能免於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乎。敢殫愚悃。重有哀祈。伏望聖慈弘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憫臣疾憊。俯賜矜從。特勅該部。申明舊章。查考臣出身以來年歲。容令依例致仕。以全素履。悵餘生之無幾。惟冀首丘。顧洪造之未酬。敢忘結草。願從衢壤之民。同効華嵩之祝。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辭太常卿疏 辛未

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年考滿。爲因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已於正德二年二月內。奉蒙恩旨。許回養病。繼因病久不痊。弗堪奉職。於正德三年二月內。奏蒙恩旨。准令致仕。養病待盡。三載于茲。忽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吏部差辦事官孟偉。齎到急字一百七十八號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榮命下頒。驚魂失措。伏念臣少無學術。老更衰疲。雖叨過實之名。初非適用之器。分甘守於貧寒。

念不萌於榮進。豈期休退之餘。復拜優殊之命。擢授奉常之長。兼領后夔之任。典司禮樂。孚和神人。職務雖簡。而責任尤重。非有碩德雅望。如漢桓榮。唐楊綰。宋范鎮者。莫膺是選。臣顧何人。敢承其乏。資淺望輕。揣分非所當得。才庸德薄。度義尤所不堪。昔爲祭酒四品之官。且不能負荷而丐休。今進太常正卿之位。又安敢僥踰而冒處。第深維谷之憂。庸致循牆之避。況在納祿掛冠之後。又當逾七望八之年。非惟禮當謝事。抑且病難從政。心膈煩疼。腰脊痠痛。夜臥頻苦於痰嗽。晨興每患於脾泄。兼以目昏頭眩。手戰足痿。行必拄杖。而後能步。拜必待扶。而後可起。嗟大鑒之將至。豈榮祿之可縻。惟欲倚牀而伏枕。焉能赴官而供職。此臣所以憂遑迫功。不能不籲天而祈免也。敢陳卑悃。上瀆宸聰。伏望聖明。曲加仁惻。俯賜矜從。收回新命。特勅該部。別選名德。以充厥任。則名器不至於濫授。職務亦免於曠瘠。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憑藥石之功。少延螻蟻之命。臣無任激切懇祈待罪之至。

辭陞侍郎疏

臣近承吏部咨文。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欽奉聖旨。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聞命驚惶。殞越無地。緣臣先蒙聖恩。賜老歸休。養痾待盡。已越四載。忽於上年十二月內。蒙吏部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臣舊患未瘳。強扶拜命。心蹙蹙以不安。顏忸怩而罔措。自惟才庸德薄。弗堪器使。而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瀝誠具疏。上瀆宸聰。乞賜寢罷恩命。仍前休致。俯伏以俟。冀蒙矜允。豈謂愚誠未達。而睿眷加隆。奉常之除。纔經數月。而二卿之命。復下九天。恩厚踰涯。感深刺骨。竊惟禮部古號清曹。而侍郎今爲顯仕。班聯禁從。位

應文昌政佐秩宗。職兼獻納。非素負一時之望。豈能協衆論之公。有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徒持衰憊之身。敢玷清華之選。且奉常春官之屬。既非小材之所能堪。況侍郎春官之亞。又豈愚分之所當得。宜黜而陞。輿情固爲未愜。而求退得進。使臣心何以自安。非惟覆餗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若躡承於新渥。必深負於隆恩。臣又年踰七十。患在膏肓。內有心疼脾泄眩暈痰嗽諸疾。不時舉發。而血氣久衰。形骸疲瘁。弗能促程而赴任。外有目昏手戰腰痛足痿等證。日增月盛。而衆體皆廢。神識昏耗。莫能居官而治事。雖赤心之未忘。顧餘生之無幾。苟不懇求退避。必將自速顛躋。是用再瀝丹誠。重干洪造。伏望聖明。矜察愚衷。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推英彥。以佐春官。容臣仍以舊官致仕。使得棲息衡門。少延殘喘。而咏歌聖化。爲太平之散民。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侍郎致仕恩疏

臣於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至正德六年六月內。又承吏部咨文。復蒙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令出非常。感深罔極。臣自惟才庸德薄。弗堪驅使。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兩具奏牘。昧死上聞。乞賜追寢恩命。容臣仍以舊官祭酒致仕。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情詞懇切。還着做侍郎致仕。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近蒙吏部勘合。類行府縣。轉行與臣。知會欽遵。臣已當卽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雖忝過情之譽。初非適用之材。竊祿三朝。愧乏涓埃之報。歷官四任。幸免瘵曠之誅。昔備員於閩憲。既嘗謝病以乞身。頃待罪於

雍。又復引年而納祿。自獲退棲於耕鑿。無非密囿於生成。惟知唐擊壤之歌。久矣斷鈞天之夢。乃者皇上更新大化。收召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擢授奉常之長。仍遷二宗伯之曹。曾靡賢勞。濫叨法從。是不次之恩。固匪小材而衰病者所能勝也。臣自知非據。曷敢僥躡。亟上乞骸之疏。願推從欲之仁。重荷聖慈。矜憫。諒其懇切之情。溫旨寵褒。假以老成之語。非惟允其休致。且復官以侍郎。允爲希濶之典。尤非否德而疎賤者所宜蒙也。臣以職名太峻。非所敢當。而詔命有嚴。難容再瀆。用是弗敢控辭。惟知感涕。撫躬增惕。拜命惟恭。自顧何人。獲茲厚幸。蓋由恭遇皇帝陛下。憲章列聖。兢業萬機。德與日新。仁同天覆。合羣生而並育。雖小物而不遺。欲風勵於四方之士。爰假寵於一介之臣。謝事而弗勞以事。辭榮而更益其榮。蒙大施之無涯。畢此生而難報。臣敢不涵濡聖澤。奮激愚衷。景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志不忘君。惓惓懷畎畝之忠。切切動江湖之慮。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存問恩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加存問。以副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欽遵。蒙吏部勘合。類行瀾江布政司。轉行本府縣。仍行與臣知會。卽於九月二十日。望闕謝恩。訖。聞命自天。措身無地。伏念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爲因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累七疏。以乞骸。歷三載而得請。至正德三年正月內。荷蒙聖恩。欽准致仕。繼因皇上更新大化。召用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起臣爲南京太常寺卿。復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臣以病衰日甚。不堪供職。再疏陳情。乞仍

舊官致仕。又蒙恩旨。還着做侍郎致仕。臣叨榮過望。圖報無由。苟非仰荷於生成。寧獲退安於田里。今養病又幾十稔。而頽齡已越八旬。豈圖垂盡之年。復拜殊常之寵。渙頒溫旨。假以學行之褒。仍令有司。加以存問之禮。是卽文王善養老之仁政。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但優禮甚非薄福所能堪。而褒詞亦非愚分所當得。愧無勞效。濫冒洪私。竊至而揚爾驚心。感極而泚然汗背。省循無謂。拜受何安。蓋由恭遇皇帝陛下。明同日月之照臨。幽微必察。德並乾坤之覆載。巨細不遺。溥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崇前代尙齒尊年之典。遂令衰耄。有此僥踰。臣敢不仰體深仁。益堅晚節。雖驚駘已病。難效力於驅馳。而葵藿未殘。肯忘情於傾向。戚戚動江湖之慮。惓惓懷畎畝之忠。伏願陛下清心寡慾。以養聖躬。明目達聰。以降至治。壯皇圖而永固。綿國祚於無疆。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

辭陞尙書疏辛巳

奏爲辭免陞職事。臣於今年六月內。准吏部咨文。欽奉五月初二日聖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尙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欽此。欽遵。當望闕謝恩外。叨榮過望。聞命驚心。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旣以年及掛冠而丐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頽齡已越八旬。而養病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共兜流放。欲風厲於四方之士。庸假寵於一介之臣。遂令朽質。荷此殊恩。誤稱德望。而陞以尙書職名。重於華袞之褒。仍容致仕。而着有司存

問過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悔尤。反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追寢尙書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爲幸大矣。伏願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益修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不邇聲色。無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羣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覩太平。尙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代 中丞作

謹題爲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嘗或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菲材。叨官臺察。欽蒙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陪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肉骨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旣多。私賣

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日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卽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

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勅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什五爲羣。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卽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卽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連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

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愚。上瀆宸聰。如蒙准言。乞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則天下幸甚。

